

王鳳洲綱鑑會纂

卷之三
PDG

重訂王鳳洲先生續鑑會卷之三十五

高宗皇帝，名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

無已承乾廢無忌力勤太宗立之治在東宮七年初封晉王後立為皇太子太

宗崩乃登大寶在位二十四年崩壽五十六葬乾陵。

帝溺愛社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扶后斂喪唐室貽禍邦家

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言聞大理寺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吐悅上嘗錄繫囚前丞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因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李泰弘証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水微之遺風

辛亥二年詔獻駕輶大馬者罪之。發明是時高宗初政清

上子三年二月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為擊鞠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

其勇柳並為后謀以忠母徵賤勤后請立為太子上從之十一月漢王泰卒以恩始終見高宗友愛保全之意也

癸丑四年一月散騎常侍房道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字文節於嶺表初房道愛之子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公主驕恣甚與浮屠辯機僧等數人私通事覺懷望遂使檢庭令陳玄運同宮省樞密遺愛亦與駢馬都尉薛萬徹柴公武謀殺荆王元

景為王以舉事謀泄於是道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禍吾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

當族滅不久字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道愛交通流指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胡氏曰

唐起晉陽裴劍之謀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其富貴安榮當與有唐相為始終而搃敗之及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孫可也裴寂以貧

之陷進爵食祿使太宗手剪兄弟又殺其子十人此不但陳平之陰謀而已免因圖富貴而已房杜之質固非裴劍所敢犯然太白經天

宜哉故四族既隕而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善惡之損各以類應反爾之飛階亦甚矣

甲寅五年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父妾之妻也高宗上焉初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后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尹蓬昌曰按朱子於貞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距太宗之終于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之私之意若以春秋論心之法論之其去楊廣僅一間耳唐多絕地改沒忘之一日忽見可欲此心

勃然而生蓋不善之急有待而發終不能改也偏有鵠鵠之亂遂為狄人所滅唐有聚麀之禍則此心之恆也朱子孫繼誠雖自古淫汙忘國敗家者也

忘國

敗家者也

仁貴登狀

大呼

房杜非張

劉所載

唐

宋之不察

也即事

如醫者

瘡病雖

死微

而必其生

也唐太宗

有功在人

無一世

即亡之理

天於高宗

再三謹

告庶

其覺悟

惜乎高祖

既視之漠然

大臣亦無以恐懼修

也

河人謀之忽不

如意之招也

高宗不罪
薛景宣律記
谷則律記
為必

不漏
鈞真謹

長孫
忌子三人
為朝散大夫
無忌對以
他語

正君以義
正臣以義
正君以義
正臣以義

以裴行儉
為西州長史
史

十月築長安外郭維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長安奪民築之必有大咎于志等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之路遂赦之。上嘗出畋遇雨間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引駕廬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上嘗謂五品以上曰項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伏下而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宣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范氏曰以高宗之間而宋為之法也詩曰昭

周謀太宗之謂矣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寵遂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施設之上至昭儀陽許也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驚啼問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載金質納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勘無忌無忌屬已折之范

氏曰不可謂以利苟足以格其非心矣不如出此卒致武后之怒來殺臣之謀高宗無足議焉惜乎無忌之不知大臣之

乙巳六八年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

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

長沙府是

郴州今改

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勸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

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狼

南夷謂狼

老杭州人故云

西

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

敗遂良為潭州都督

目

韓瑗上疏訟遂良冤曰遂良體國一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内外咸嗟願

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亦不納

按李勣許敬宗皆天策府中人也

蒙眷最深

今

勤立武氏誠

范華陽曰

高宗欲廢立而取決於李勣不

矣勣非惟不諒又勣成之親賢遭褐唐室中絕此動憂託孤之寄則其禍博矣太宗

目

胡致堂曰

褚遂良忠矣

然其時

之義若當武氏長髮之時舉

廢公上書皇后

沮止其勢必可還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頭請勿予子先帝知私愚首出血不遺矣

十月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司空李勣督綏冊皇

武氏

百官

賀於蕭儀門故后王氏叔妃蕭氏並囚於別院聞上嘗念之

足授酒食

申白

令二姬

骨肉數日而死又轉之后數見王蕭苟榮如死時狀故久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

正而行其身不

李中刀

人君養人
在省征役

聚唐以高
祖配昊天

於圓丘太
宗五帝

義方先白
其母三叱

武之子訟
自比

伊塞

立不言
于志中

勳格
時人謂之

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
所行耳武氏之立其弟以繼業則王杞為法半故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之李猫

義府為長孫無忌所忌貶壁州

閻表請上悅留之累官參知政事為右相

厥後以弄權漏死論者但恨其不免致耳

丙辰顯慶元年正月以廢作太子忠為梁王立代王弘為皇太子

弘武后所生也

二月贈武士驍司徒賜封周國公

後何譖私也

東丁役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

饑者賜之衣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登農耕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登農耕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崇刑數萬役之則人太勞取庸則

將納為安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

則身危憂及其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舉義府事劾之對杖叱義府令

下義府尤顧望不退三叱義府方始趣出上以義方毀大臣貶之

按義方事母謹淹究經術性至嗜高自標

其弟始其弟每恨太直卒不容于時

丁巳二年五月帝始隔日視事時其禁政寵滿後也

義府承恩武

氏意請隔日視事使帝得享房帷之樂

○八月貶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授州柳奭象州

後瑗竟招新之後已

韓瑗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授州柳奭象州

冤發驗而退二人俱

其冤

劉洎之子訟其父冤言為遂良所諧而死李義府助之給事中樂庶璋曰劉洎自比伊霍不為無罪今雪汨罪則先帝為用刑不

當矣上然其言事遂寢胡致堂曰父有失德子不可掩而導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繫苟不審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

則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附愚並良由此重獲罪耳其意

亦是其言則非不可不察也

戊午三年郢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愛州刺史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

書卒其不與于四

○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

義府為晉州刺史○發明李義府以貪冒見黜胡不善以罪斂蓋龍而用之者高宗之私也杜正倫無亦例書貶何哉正倫前

朝督德不私與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混而書之信非過也夫

初義府

重慶府

己未四年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以子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俟

其隙而陷之會入告太子洗馬常季方欲與無忌謀反今元舅俱

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文帝漢之賢王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赦之後世不以為非今無忌謀移

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封黔州今屬四川安置尋殺

之

之六月改氏族誌為姓氏錄初太宗修氏族誌升降去取時稱允富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為第一

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擢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朝舊德不私與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言其姦是亦義府之流耳混而書之信非過也夫

初義府

重慶府

庚申五月廢梁王忠為庶人書廢阿

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官奏事之書曰初令則是高宗命之也然則唐室

非武氏能禍之也高宗自禍之耳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

以大臣不可
以無舉
德元之言
亦喜
張公藝九
書百忍字
以進
三老皆因
事有情
高宗遇忍
之失
朝士憂其

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百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參決政事則北雜之良固不待他年
辛酉龍朔元年使潞王賢為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競戲為檄周王雖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斤勃出沛
府常詳其文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

壬戌二年二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聚衆十餘萬在天山間仁泰至還驍健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箭殺三人餘皆下馬請
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時來濟將兵拒虜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
全以至今當以身報國遂不釋甲胄赴敵而死○胡致室曰諸蓬良至愛州上表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嗟嗟餘命乞陛下展鴻君子
之為難使無忌而如此則能挺身無言矣

癸亥三年九月熊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初劉仁願劉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二軌籍戶口署官長課農桑賑貧老立居社稷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歸耕種園高麗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
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甲子麟德元年韋公孝協坐贊賜死孝協為魏州刺史坐贊賜死有司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盡一之法不以親疎異
制苟害百姓雖太子亦不赦也孝協竟自盡於第○胡氏曰高宗昏懦肆恣棄太宗之法如搆塵蝶蝶然而於孝協之誠確守盡一如此何哉且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而其言及於太子他日東宮迎見廢設則蓋仁軌所為也上悅加仁軌六階遣使勞勉之西臺

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嗣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
為后所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即命草詔左右斧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益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
我儀先與伏勝俱謀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勝與忠謀大逆儀下以及勝皆死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
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哀哉上官儀也彼皆不知哀哉上官儀也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李高恩以戊寅晉推沙漫疎乃增烏可與之有言哉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上至濮陽問左相竇德玄濮陽謂之帝
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嘉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
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義矣德玄之言亦善也○壽張名濮陽人張公藝九世同居恭嗚唐皆旌表其
門上過嘉張至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縑帛按高宗受制武氏其能忍否可知然公藝家法必以嚴
亡故能得此也胡致室曰新滅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盡關三老語孝武以父子之至情湖中三老尚能辨不尊被劾之非創
歲宜曰臣家同居之人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號之其朴茂有餘而督術短矣為公藝者
婦人不捐外事也如此萬世其有譽焉耳矣

丙寅乾封元年正月車駕過曲阜祀孔子○李義府卒病卒自義府之敗祖士日寢其復入至是眾心乃安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
仁軌為給事中接畢正義事李義府忿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

仁執端任

高宗不許

齊賢捕歸

務農心本
求簡舉本
高宗府籍
千故

通正

高宗誠足

兵額用之

勸天

高宗誠足

兵額用之

勸天

高宗誠足

兵額用之

高宗誠足

兵額用之

李安期論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李勣

無官異式至謂仁執曰君宜早自為計仁執曰仁執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仇人竊所未允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布衣從軍自效及為大司憲真式懼不自安仁執憑觴告之曰仁執若念畴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為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捨枉過正矣。劉祥道卒子齊賢嗣齊賢為人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史興宗從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觴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觴者耶。胡致堂曰人主雖有嗜慾皆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固不能採其謀獻善公之道而

丁卯二年正月耕籍田有司進秉耜加以瑞飾上曰秉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而止。胡致堂曰

本來備

舉然後實德及百姓高宗改出房帷廟致大亂而躬籍於畝勤於九推夫豈勤農之本乎

戊辰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

帝車舍也王天子五兵

五星在畢北乃五彗星見上避出殿滅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

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宜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也不許彗星滅。范華陽曰

高宗崩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之臣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為不善也茲接

何如仁貴將攻高麗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

七月李勣援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將攻高麗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

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其地賈忠言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屬同善待軍嚴整高侃忌果有謀私必

何力沉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己巳二年以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常考内外官有一官督運造風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指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

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既無臺谷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時渭南尉劉延祐弱冠政事為畿縣最羣勣

謂曰足下春秋甫爾處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冬詔以十月幸涼州議者多以為不宜上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狩故朕欲巡視遠俗若其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耶來公敏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餘寇尚多西邊兵亦未息

隴石戶口彫弊饑興所至供億百端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行。范華陽曰

高宗弱於所愛

舅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及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其

從諛之易也且不從其大而從其細難曰能聽諛而謹於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之子等並同三品上屬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以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久者

其官遂至輿階揚素同科者素有廢工儲君之罪勣有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臣

是皆深諭而諱之也陷君於惡又詰以說之其罪大矣勣本虛益

無得而諫。范氏曰無職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李勣疾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八十豈非命耶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復謂弟弼

李勣在兩朝有功

范華陽曰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宋絕嗣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喪邦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乃

以為訓乎

薛東坡
謂李靖
為唐
之病

動為將有謀善斷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遺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勣處閨門雅睦而嚴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覆其顏號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然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養粥其可得乎常謂人我年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憚則殺之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死卒諱貞武孫故業嗣○蘇東坡曰李靖李勣可謂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衛霍定銓注法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樟設長名姓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況豐偉二曰言信解辨正三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而唱集眾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則判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具列舉貶削戒之解通典曰唐明皇開元己卯始七月吏部尚書李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昌奏告身印與書印文同請加告身兩字即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至高也子弱兄掌銓衡者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為切用蓋非通曉事情諸法律明辨是非發過隱伏不能為也但其用辭虛語為拘耳若其於身必失之豈惟於言必失其辨正則晏嬰之貌不揚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鄧艾之口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

李勣為唐
之心之病
裴行儉
謂李靖
為唐
之病

身言書判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唐選法

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
之子也。八月帝稱天后。九月大酺上御翔雲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
人所及。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祁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舉讓義孔融四歲時與諸
人問其故答曰我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勤政教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農特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祁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性質約素誠事敢諫忠于家政在帝崩議論諱必傳經天義琰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摶履無玷不能言。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樞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謚孝

目綱

庚午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三月許敬宗致仕。閏月皇后以旱請避位不許。壬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常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寧西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纔請以謚之敬宗孫房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為繆敬宗出舉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纔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以邢文偉為右史王及善為左千牛衛將軍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擲倒仆也猶言相撲伶官也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陛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練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人問其故答曰我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勤政教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小兒法當取小者

人所及

處俊之言

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為樂祁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舉讓義孔融四歲時與諸
人問其故答曰我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遙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勤政教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止之。

乙亥二年二月天后祀先農特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祁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

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按處俊性質約素誠事敢諫忠于家政在帝崩議論諱必傳經天義琰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摶履無玷不能言。

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樞之等使之撰烈女傳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四月太子弘薨謚孝

聖人
經指聖人
春秋義存

此春秋所
之柄事
威逼人主
為侍御史
解事僕射
長時人稱其
軍集財物
解事僕射
唐虞正以爲
文瓘嚴正以爲
成祖人主

春秋所
此春秋所
之柄事
威逼人主
為侍御史
解事僕射
長時人稱其
軍集財物
解事僕射
唐虞正以爲
文瓘嚴正以爲
成祖人主

敬皇帝弘仁孝謹謹天后以之立雍王賢爲太子。胡氏曰太子弘幼有美質其過失惟命宮臣都倒一節而已嘗受春秋至商臣事廢此春秋所之柄事威逼人主爲侍御史解事僕射唐虞正以爲文瓘嚴正以爲成祖人主

八月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仁軌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誦之至德

必據理難詰未嘗與事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而深害之

有老嫗欲詣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耶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

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宣勸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上甚委之

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爲侍御史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軌常不當死上

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持

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逐貶之仍推仁傑爲侍御史。胡致堂曰父之妃而被顙命尤臣其

與陵柏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劘於薄物細微以爲孝豈不德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哉

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請長史闡仁基請代之行仁基

其誼每曰狄公之賢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九月鄆王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比斗以南曰狄公之賢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九月鄆王素節警敏好學天后惡之以

爲申州刺史素節以久不得入覲著忠孝論后見之誣以贓賄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

戊寅三年正月百官四夷朝天后於光順門文武百官

觀后始此

五月辛亥成宮山中雨塞從兵有凍死。胡致堂曰

高宗可謂計通解緩之君

九月李敬玄與吐蕃戰敗績上以爲憂特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大學士魏元忠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

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故陸機著論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駟凌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勇爲本暴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

人豈足當閫外之任古之名將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上善其言

衡州刺史

庚辰永隆元年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

弘質皆武氏所出弘既歿賢又廢黜

辛巳開耀元年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

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其焉上遽令馴去徵處士田游嚴爲太子洗馬田游嚴隱居泰山上嘗

辛其第徵爲洗馬無所規益薛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果棄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勤將以輔導儲貳皇太子春

田將軍不
能答

裴行儉知

功而責成

士先罵識

而後文藝

總署副使

武師德有文

才

免胄示虜

以婁師德

為河源軍

總八戰

武師德有文

何歐陽子

萬古閣

壬午永淳元年二月立皇孫重熙為皇太子高宗制於鳳凰臺之日不能保又何有上欲令開封置僚屬聞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檢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

書法卒木有書盡者此其書謠何子行儉也行儉嘗論昭儀之立為禍始是以予之故

中宗皇帝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后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賴張柬之等迎還位五年而崩壽五十五葬定陵○帝

久惟幽辱備當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親遭母后之難而躬目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矣附則天順聖皇后名豐音節備位二

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良攘竊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縉紳其禍慘矣

甲申嗣聖元年二月睿宗文明元年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玄貴豫州刺史○劉仁齋曰惠按文公感興詩曰

王之詩也武氏之亂唐宗室皆罹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道在貞觀之時其子之敗

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高宗之明暗于知子處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豎高宗溺愛雅席不離羣處之者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

之恩如父母之恩也

周幽王之失國也

唐玄宗之失國也

宋徽宗之失國也

明太祖之失國也

清世祖之失國也

清世宗之失國也

清高宗之失國也

清穆宗之失國也

清恭宗之失國也

禹修唐鑄取法春秋鑿武氏之號鑿祠聖年之年而透鑄則本之唐史列武氏于本紀即以光宅元自後盡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續目極于正統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猶異芥擗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能之正大之義使後世亂歸之徒網以自立于天下則

廢君而已也

明微故蓮書之。武昌南歸王真子上西門后，從之學。大后母聞之，大怒，問其所以不可，真子所對，穆不見。后氏之敗，則真子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胡致曰：良機裝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勤于女嬃。致以至不復蒙恩，是已矣。而王氏不然，愚在君者乎？

英公李敬宗起兵揚州有討亂之功改封齊郡起兵大敗以之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子敬宗也。太后遣將軍李孝政擊之時諸武氏之子及弟敬猷唐之奇駘賓王杜求仁魏思溫各坐事遭貶皆會于揚州名各

以失職怨望。謂制以國復廢陵王為報恩報怨之謀。主子是驕凶從工匠數百人以甲遙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閏三月。自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夏曰偽臨朝武氏者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賦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曰一坏之土未

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遇乎？」謂之曰：「太后設侍中裴炎以薦味道為內史，李景讓同平章事。李敬業取潤州，乞賜官爵。」

孝逸擊殺之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之曰明公以匡復為辭宣帥人衆鼓行而進直指淮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解重堵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足以爲定鼎之基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聞公舉事皆恭奉爲糧餉鋤爲弓矢

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是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散葉不從遂行取潤州李孝達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了翁忠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遁撓之罪乎孝達乃用元忠策_{時欲敗朱勔指使}第

皇社百官
首得自

南牙宰相
所任來

銅國

前事

歌判史德
美者益路
良詞諫書
不經風聞
營臺

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奏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人得者其意何子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奏則何以勦
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與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寵之。胡氏曰：「臣勤謹終莫育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在斯四海奇才而
德皆不能出其下。」

戊子五年
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書法武氏望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子是議立明

三月太后還帝于房州。唐州刺史府盧陵縣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胡致堂曰：「女而自媒求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以為美談曰：「房州當時有得人稱者。朝請多士，如宗廟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誠也。」
乃竭使宰相得人當時長官皆稱其任各盡所知。豈何以處宗廟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誠也。」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舊太后以懷義為寺主。所以懷義為寺主。太后以為白馬寺主。出八乘御馬輒齋僧。南歸謂武承嗣曰：「卿之愚也。」
法人莫敢言。御史馬思易屢以法繩之。使者數之幾殆。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稱闕。王求禮表請陽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
住來勿犯也。

丙戌三年庚午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置銅鑄受密奏。太后命鏽銅為函。掘地四顧。鑄以方色。有日延恩在水紅田置之。朝堂以
受天下表疏時。太后目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
告密函。如今告之門。有告密者。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于是告密者蜂起。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石見擢為遊擊。將軍
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撲告密羅織。經數千言。數其伏綱羅無妄織。
成反狀。號為訊囚酷法。或倒懸石絕其首。或以鋗椎鼻。每得囚械先陳械具以示之。皆戰慄。中外畏此數人甚。于虎狼。臺正字陳子昂
上疏曰：「臣聞隋之末代。天下未至土崩瓦解。而不悟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滴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于是一雄傑並起。而
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后不聽。九月有山出于新豐。雍州新豐縣東面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
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贊肉外。之生地氣不和。而墳阜聚土。山曰墳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
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額外。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侍郎杜知建。史德美。者益路翰表奏之。復為冬官侍郎。

丁亥四年庚午正月帝在房州。四月太后以蘇良嗣為西京留守。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軍。苑中蔬果以漁其利。良嗣曰：「公
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太后設同三品劉禪之祿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
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奏之。太后不悅。或誣禪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禪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
名為數。」太后怒。賜死。禪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質禪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狀表立。○胡致堂

曰：「之不知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言。固應之可也。況返政大議乎。與人言。」

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奏人迎帝于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人得者其意何子也。武氏廢帝非義也。迎帝復位義也。書奏則何以勦
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與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寵之。胡氏曰：「臣勤謹終莫育回用是見武氏智術之高在斯四海奇才而
德皆不能出其下。」

龍陽豈盡獨裁哉。

戊子五年庚午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書法武氏望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子是議立明

德皆不能出其下。」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仁學獨創
忠臣義士

之勸

心也

堂誅

初太宗高安之世屢欲位明堂而止至是太后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諸儒以爲明室實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

后以爲遠毀乾元殿以其地爲之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奉天宮祠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奏其一十七百余除所獨留夏禹太伯李

大丈夫無

爲從死無

不回

蘇珦大雅

之士

秋使君活

仁傑力阻

蘇珦抗論

若此所以爲忠臣

太后遂大殺唐宗室太后潛謀革命

精陳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宮諸

義士之勸也

王遞相驚乃各起兵冲募兵起博州為門者所殺貞亦舉兵于豫州戰潰自殺初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環瓊妻常樂長公

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耶大丈夫當爲忠義免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命監察

御史蘇珦按之無驗太后召誥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

王靈夔黃公譏常樂公王子東謂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爲豫州刺史以貞黨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奏彼皆詐誤太

后盡原之皆流豐州道過溫州溫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于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

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上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

左遷仁傑復州刺史霍王元軌江都王褚東竟公融等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胡氏曰元軌賢王也然武氏方肉袒請李而元

一戈匹馬出境而西坐待貴賤賢雖可

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才不足云矣

己丑六年昌元年正月帝在房州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計罪大義而以僧任之非其人矣故書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

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

教之告宏裏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耶乃就死彭州長史劉易從爲徐敬真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

仁孝忠謹將刑于市吏民數其無辜遠近奔赴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十月太后殺鄭王璫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嘗爲

政之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有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解姦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

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愚臣初謂皆實去月陛下特察李珍等無罪又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天文若烟若霧

日景雲此喜氣也乃太平之慶

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嚴憲獄吏使天下

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開正周始封國也改用建子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腊月夏正月爲

一月○太后自名惠照改詔曰制

二字以獻至是乃行之

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正月帝在房州○二月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補闕薛諲光

上疏曰選舉之法宜得實才取捨之

時善則足以克敵安在文史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異考居官之臧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胡致堂曰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

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軍

左右進劍起曰將者鼓揮桴臨難決疑一劍之任非將軍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

貢士則既試于南宮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宮爲不足信耶故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

當然未能行焉亦悅其名而未察其實驗况其事始於僧禪亂淫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自始
辟謹光論
富文忠公
請罷殿試
猶子何嘗
平恕用法

貴士殿試

自始

辟謹

光論

富文忠公

請罷殿試

猶子何嘗

遇徐杜必

日知以爲

不可

死法終無

此因

日知以爲

不以爲功

為侍郎史

來拔臣

謂入此

仁傑不

居家老臣

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子和州以侯恩止王弘義爲侍御史禮泉人侯恩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州貞亦族滅恩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猶蒙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奏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俟必死候恩止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獄官名即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為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司刑丞李自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為不可佐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難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不知難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雨狀列上日知果直○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承襲爲唐太祖之子至是始加斤絕不稱太后止書武氏蓋絕之于唐明其不得為李氏婦而中睿亦不得而母之耳斷謂以王法而廢之為庶人者也○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闈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河南府以傳遊藝為左玉鈴行大將軍遊藝期年之中惡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宦官謂反下獄目授夫以謀則人言至公矣明年九月有告其至近矣計臣士監于高宗必有以處之矣○胡致堂曰君子有善臣尊位并茅是也猶可言也謂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呂氏為而未成武氏遠革除天網

周以徐有功為侍御史道州刺史李行衡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斬太后免有功然太后雅重有功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扈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正月帝在房州周流其右丞周興于嶺南或告文昌右丞文昌唐縣名一云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之前益周興為武氏親信之臣故號為文昌右丞周興與上神勅通謀將軍以罪誅謂初勅為金吾大太后果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爾取大寢以炭四周炎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寢大圓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發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殺千餘家元禮殘酷猶其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按武后雖文主然本心天理亦本曾無者雖以一時酷吏追其惡用淫刑以逞其心卒亦○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之幸也不願如諧者名太后深歎美之○周殺其同平章事裕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輔元等不從大忤諸武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周殺右將軍李安靜○書法書周所殺禁官某其者何外之也右將軍爲不善其內安靜不肯歸勸進可謂義矣謂義矣目不吉其所以殊安逸于武氏之黨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

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周平章事傅遊綱自殺告其謀反下獄自殺

重訂王鳳洲先生網鑑會纂卷之三十六

中宗皇帝

壬辰九年周武氏加意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國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謂四裔把撫道反齊嘗謂四裔把撫道之多也益脫校書郎盛通作大小孟也初個個相仰有舉人沈全交讀之曰趙心存撫使狀目聖神皇趙洪臘反賊莫禮反財物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溫以様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跡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胡氏曰此晚文之吉可謂指謗矣而狂詩之一笑乃貴舉官使之自足

周以郭窮為監察御史寄曰葛叔則可妻今苦無傷也元惠大惡之忠信固當其直

周貶秋仁傑魏元忠為縣令來俊臣羅告羅城下吏七人任知古

狄仁傑裝行本裝宣禮盧獻魏元忠李嗣真謀反親鞫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寃之判官

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后遭災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體而謝之仁傑焚衣帛畫裳狀置錦衣

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錦裳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太后因平章事樂思

晦男上諭意稍悟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考掠矣太后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

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二段○五月禁天下虜殺採捕殺未央也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蠻餓死者甚眾拾遺散德生男私殺羊會同

僚杜甫懷一錢火上表告之謂一錢猶言一齋明日太后對伏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嘉德拜謝太后曰朕禁

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慚舉朝欵嘆其面○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昭德密言魏

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猶有寡孤之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

昭德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寧彼代吾勞汝勿言也○胡致嘗曰

以文而觀而德也此謀處之善者也論曰深計人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諸去取制所以剪其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節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

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諺死為鬼也又未矣不旬月輒遭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

亦厭其煩命善思檢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謂謂成反狀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立召之

補闕朱敬則上疏曰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脅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故疏通說之

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鉤鉗無以應天順人不刊刑名不可推故恩暴故開

先知變之

善

急趣無善

昌用仁而

其首發教者取而廢而已矣口義云芻草也結伏願室羅織之源掃羽黨之迹使天下養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太后喜之賜帛三百段

變難如反
得其情
昭德發則

手之易
大德
有功於
寵生聖人

劉知幾善
武攸緒
官隱嵩山
杜景儉
宰相
九月梨花
金藏剖心
劉知幾陳
四事表

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勸之吏皆相矜以虛重日牋光無地。耕者憂斂吉學招奇浙遠道自歸臣竊聽與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酒反豈被告者盡皆英雄欲求帝王耶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顧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頤采其言制微稍衰。胡氏曰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無自入武氏稽阻辨訛益易諫哉而李祖泰有功阿黨當殺令哭以白有功嘆曰豈我燭死諸人永不死耶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雖是麗以得減死有功坐除名。周制宰相撫時政紀月送史館時政紀。劉友益曰誠污疎周禮禮書為之隱掩故雖是誠然書送史館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爲信史乎

癸巳十年開武二年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婁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婁德謂曰吾備位宰相復為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免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其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婁德愀容色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大唯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丁南湖曰忍於唾面自乾耶蓋以武后亂朝酷吏猶惑故爲此忍耐之言以訓其

周莊其尚方監輩服躬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宋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太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割其胸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令舉入宮傳以藥經宿始蘇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香宗錄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開元元年正月帝在房州。八月周以杜景儉通鑑作同平章事。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皆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固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致堂曰韓木有小花於秋冬者非瑞也亦非正言曷若蓋言而淺言之始以益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患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

十一月周明堂火時御醫沈南樞亦得幸於太后嫌其不悟乃密燒天室延及明堂太后以明堂火制衣直言獲嘉魏主薄劉知幾表陳四事曰今六合清安而赦不息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饑倖一也海內具僚每歲逢赦必賜階級至於絲服眾於青衣家板多於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教化太遠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幾知乃善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乙未十二年開武二年正月帝在房州。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書法恬淡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於嵩山。杜景儉之懷表內不自安言多不悟太后乃陰使人戲謔之太后曰卿真宰相也。胡致堂曰韓木有小花於秋冬者非瑞也亦非正言曷若蓋言而淺言之始以益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患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耕種與民無異朱南湖曰後臨朝御座空官就國御目痛言而子。丁南湖曰李武氏武攸緒朱溫之兄全至皆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

去不交私語為嚴督子固非全臣可及

辛至受玉爵而不解其辭與全臣無異矣

丙申十三年周武元年正月帝在房州。突厥寇涼州執許欽明。欽明子其志節。欽明為突厥所執後默啜寇靈州以欽明

隨

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羊醫梁水及皇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謂志節之士矣。周以姚元宗為夏官侍郎。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太后恐徐

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宋城潘好禮善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

曰

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多至多或居跡絕尤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

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其難難易之間儻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

維新之運人主有疑於上酷吏恣害於下而徐公守死善道幾陷囹圄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容曰使為司刑卿力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

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震若雷日徐公當雷震之

其

周以張昌宗為散騎常侍。張易之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傳朱粉衣錦繡

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是客。每嘗候其門庭。爭執鞭轂謂張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酉十四年

周武元年正月帝在房州。周以王及善為內史。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持臨事不苟。周來俊臣伏誅。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

德素惡之。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擢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奉上三日不出。王及

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頃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賊如山竄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

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斯湏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亦族之誅。以雪蒼

生之憤。士民皆相贊於路曰自今服者背始帖席矣。

癸安

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書法其不書。周以二傑心子居也。自仁

其始相持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故終太后之世。惟致仁保

同平章事。不書周。張東之同平章事。不書周。皆子居者也。

戊戌十五年

周武元年正月帝還東都。發明盧陵之歸。自仁傑為相之後。從容進說。而不追辛能。感悟武氏。遂有復返唐社稷之意。

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以二子託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姪始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

承繼無窮。立姪則永閼姓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食於廟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

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掌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蛇蟠

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字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繇是無立武承嗣三思之意。吉頃與張易之。昌宗為控

鶴藍供奉。項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禮問。計頃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

陵

武氏

仁傑威悟

武氏

天下未忘
唐德人臣建業
其時當原
公惟復
光嗣足繼
唐室是繼
詔行在承嗣快遂乃病死。胡敬堂曰君子不與小人同謀。其心誠為國耶。某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但喜以濟其私功。雖得成
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族以表
保富貴之軒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陵王以慘人望如此豈徒免禍此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嗣廉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盧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
祁奚冲請備
萬物之末
中物
可一日而
游公有國
良醫
行中猶藥
藉草
薦
嘉
持丙
端
模陵
河北
陳子昂失
玄公及興
子昂比
仁傑
頌
吉頌
一言
合水土
半佛半天
尊
成吾直
之氣
七
始終

陵王以慘人望如此豈徒免禍此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嗣廉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盧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
祁奚冲請備
萬物之末
中物
可一日而
游公有國
良醫
行中猶藥
藉草
薦
嘉
持丙
端
模陵
河北
陳子昂失
玄公及興
子昂比
仁傑
頌
吉頌
一言
合水土
半佛半天
尊
成吾直
之氣
七
始終

八月周以狄仁傑車納官太后果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為吏部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韓
祁奚請老告疾。問嗣焉曰卿其子子自代君子謂祁奚。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
必有儲蓄。醞以適口。參木以攻疾。儂翁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樂養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丁南湖
曰古人謂疾不如藥石。則參木之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孰為多哉。梁公在唐固有國之良醫也。抗挫拔兵。參參收兵。而行冲之
危而復安。熙。而李唐宗之既。謂見猶若寵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冲不能致梁公之重。珠梁公不能容行冲之規。二者相遇而交相成焉。此可以祠廟堂鼎鼐。

周以蘇味道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模擬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棱。蘇未落反模棱
或謂蘇門美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余戲曰味也。味也。相。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驅迫者虜還。惧往亡
匿。仁傑上疏曰邊城蠻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脇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歸。雖死今且潛鼠山澤。寢窟草
行罪之則厭情恐惧。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河北遂安。胡氏曰陳子昂陳說武
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恐百姓。盡與根本。動搖為唐計耳。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聖。正月帝在東宮。八月周納言婁師德平師德性沈厚寬恕。秋仁傑之入相也。師德是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
師德數摘排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荐也。亦可謂知人
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豈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按沈有
度量人有忤已。輒以自免。不見容色。總要為將相三十。十一月周賤吉頌為安固尉。太后以頌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委以腹心
頌與武懿宗弟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頌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繇是不悅。曰頌在朕前。猶異諸式。况異時。詎可倚耶。他日頌奏事。方援引
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飲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湏三物。一鐵鞭。一鐵趨。三匕首。報
之不服。則過其首趨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頌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事。宦官雷縉是坐敗涕泣言
曰臣永辭闕庭。顧陳一言。太后問之。頌曰。太宗有事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專有事乎。曰。有事矣。頌頓首曰。宗室
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不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御座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戒秋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
詭譎。直欲招發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正月帝在東宮。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七十二。書法仁傑自帶返東都。以次拜官。高宗已从。失唐太后信。